

# 李富来打虎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河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三號

書號 431 11千字 13頁

31×43 32開 印張: 十

### 李富來打虎

河北人民出版社 選編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號)

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

(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號)

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

1955年5月第一版 定價一角

1955年11月第二次印刷

3,501—5,500册

## 出版者的話

爲了滿足我省粗通文字的工農讀者和掃盲結業學員，對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覺悟的要求，我們選編了這本「李富來打虎」，它是反映新思想和新道德的七篇小故事，字大，圖多，生字有注音，是比較好看好懂的通俗讀物。今後，我們還要陸續出版。

一九五五年四月

## 目 錄

李富來打虎	1
新社會的新道德	6
〔就因為是社裡的……〕	10
回婆家	13
真正的愛	17
一件舊棉襖	20
雙喜把孩子送來了	23

## 李富來打虎

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李富來，在福建省仙遊縣為人民除害，打死了兩隻老虎。這個英雄事蹟，像我國古時「武松打虎」的佳話一樣，在各地傳頌着。

一九五三年九月的一天，李富來正要午睡，忽然聽到外面人聲嘈雜，原來鄉裡發現老虎，有一個六歲小孩被老虎咬壞了。李富來早就聽說，老虎常常出沒在這附近的鄉村，吃豬、傷人、躐(ㄉㄨㄥˋ)蹋(ㄊㄚˋ)莊稼，害得農民們都不敢下田生產。他決心要消滅牠，為人民除害。當時他顧不得回去穿衣服，就帶了幾個民兵和鄉幹部向村外奔(ㄅㄣ)去。

趕到發現老虎的地點，老虎跑了，只見地上一灘(ㄊㄢ)鮮血。眼前是一片望不到頭的蔗(ㄕㄨ)林，他估計老虎是藏在蔗林裡。他佈置了一些民兵守在蔗林外面，自己帶了三個民兵深入到蔗林裡，跟蹤追尋。他們從田埂(ㄊㄩㄥˋ)上的脚印分辨出原來有三隻老虎，牠們

先是一路走，不多遠又分開，一隻向右，兩隻向左。李富來和民兵們研究了一下，決定打左邊的兩隻。往前追了一段路，這兩隻老虎又分路奔竄(ㄉㄨㄨㄣ)。李富來又和大家斟酌一下，就一個人向右邊走，民兵們向左邊追去。

李富來在密密叢叢的蔗林裡找了一會，沒有發現老虎，正瞪大眼睛四處搜索，忽然左邊一聲槍響，一隻老虎躍(ㄏㄨㄞ)起朝李富來這邊奔過來，李富來連忙往蔗林裡一躲。原來民兵們沒有打中這隻老虎的要害，只打傷了牠的腿部，老虎坐在地上，昂着頭，離李富來只二十來步遠。李富來敏捷(ㄏㄨㄞ)地端起槍對準牠的腦袋，扳(ㄉㄨㄨㄣ)機一扣，十數發子彈不歪不斜地射中了老虎的前額。老虎大吼一聲，跳起一丈多高，在蔗林裡發瘋地滾着，跳着，兩隻前腳亂抓，一大片甘蔗立即嘩啦啦地斷了。牠掙扎着要跑，跑不動。李富來走近幾步又嗒嗒幾槍，這隻老虎便倒下去了。

不一會，遠處山上的羣衆又大喊：「還

有一隻！」李富來和另外四五個民兵又回頭繼續搜尋，找了一會，沒有找到。李富來便單獨一個人走進蔗林深處，大約找了二十分鐘，從一道田埂的轉彎處望過去，喲！這隻可大啦！牠被剛才的槍聲嚇怕了，正伏在地上，兩隻前爪平貼地面，兩眼直視，裂開嘴，嘴旁的牙齒像幾把尖刀，見到人也不動。

這裡兩旁是密密層層的蔗林，後面靠山，中間一道小徑，既不能從後面打牠，又無法側擊。李富來就在面對老虎的田坑蹲（ㄉㄨㄣ）着，離老虎只有十多步遠，連老虎的幾個門牙都看得出來。老虎兩隻兇惡的大眼睛直盯住他。李富來抱着一定要為人民除害的決心，忘記了危險，握緊槍桿，對準老虎的腦袋，用力扣住扳機就射擊。不料這時老虎恰好頭一抬，沒打中腦袋，子彈從牠的脖子和胸膛穿過。刹（ㄕㄚˋ）那間，只見那隻老虎帶着一股冷風迎面撲了過來。李富來敏捷地往左邊跳了幾步，老虎撲到他原來蹲的地方，腳陷在泥沼裡。李富來舉起槍，扳機一扣，

糟了，子彈打光了！老虎猛一轉身，從高處朝他撲來，一口咬住李富來手裡的衝鋒槍，兩隻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把他壓在地上。李富來握緊槍柄用全部力氣往上一推，也把老虎推倒，並竭(41世)力掙扎着爬起來。他的左脚剛一站直，老虎轉過身就一口咬住他的左腿不放。李富來一邊用雙手推着老虎的後身，一邊用右脚往老虎身上猛踢，連連踢了幾腳。老虎厲聲咆哮着，用兩隻利爪來對抗，李富來的腿上被抓破了四十多處，鮮血





4

直流，腳底的肉也給撕掉一塊。這時，老虎後身往上一掀，想躍起來，李富來死命地扼牠壓住。這樣僵(41尤)持了好一會，這隻身受重傷的老虎喘着氣，已經顯得十分乏力了，李富來也覺得自己支持不住，就喊他的同伴們來援救。一會兒，一個民兵在前邊的蔗林裡聞聲趕到，看到李富來和老虎扭在一起，急忙瞄(一1么)準老虎打了一槍，咬住李富來左腳的老虎，這才鬆開了嘴巴。

老虎垂着頭，抽搐(彳X)了幾下，全身軟癱(去乃)下去了。李富來被扶起時，像個泥人，兩腿腫脹，腳上有數十個大大小小的傷孔在流着血。他蹣(一乃)跚(尸乃)地走了十幾步，又倒下去，人也迷迷糊糊的。這時，大雨傾盆地下着，村中的農民冒雨趕來，用被單做了個担架，把李富來抬到城裡的醫院。

這兩隻老虎被打死後，剩下的一隻逃到深山裡去了。當地的農民就像腳底下拔掉了釘子一樣，安心地下田生產，不再朝夕擔心兒女和牲畜的安全了。他們從心裡感激為他們除害的人民解放軍。每天，成羣的農民從

十幾里外帶着餅乾、水果，趕來醫院慰問李富來。李富來對前來慰問他的農民們說：  
「這是我們人民戰士的責任！」

(原載《河北日報》)

## 新社會的新道德

胡 琴

一九五三年八月裡有一天夜晚，下着傾盆大雨。當時，我已經睡着了，突然，一陣「嘭！嘭！嘭！」的敲門聲，把我從夢中驚醒。我急忙爬起來，開了門，原來是一個三輪車工人，看樣子有二十來歲，衣服全濕了，緊緊貼在身上，水不斷地往下滴。他攙(彳亍)着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大娘，看見了我，就說：「我從車站上拉來一位軍屬老大娘。她把錢和車票全丟了，沒法回家，來求政府想個法。」

「同志！你……你是管事的人嗎？」這位軍屬老大娘用衣裳襟擦着眼淚問我。

我一面讓她坐下，一面回答說：「是，老大娘，您在什麼地方丟的錢？」

〔……〕她坐在椅子上，哭的說不出話來。

三輪車工人替她說：〔詳細情況我不了解。剛才我在車站上拉車時，看見她正在哭。我當她跟家裡人生了氣，一問，原來她是哈爾濱(714)人，前些時到廣東看她的兒子。她的兒子是一位解放軍戰士。她在兒子那裡住了幾天，就又回哈爾濱去，誰知道走到石家莊車站却把車票和錢全丟了，回不了家啦！我便把她拉到咱政府來了。〕

我安慰(X)了老大娘一番，又把她丟錢的經過詳細問了一遍，就決定〔給予補助返籍〕，發給從石家莊到哈爾濱的車費，還有五天飯費。

老大娘拿了錢，感動地向我說：〔同志，謝謝你救了我的老命。〕她的眼淚撲簌(ΔX)撲簌地往下掉。

我連忙說：〔不，老大娘，是毛主席、共產黨救了您，不是我。〕

她站起來，向牆上掛的毛主席像深深鞠了一躬說：〔我謝謝他老人家吧！〕

我看了看錶，向三輪車工人說：〔你還把這位老大娘送到車站去吧！再過五十分鐘

就開車了。」

「行行，我就是等着她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又去攙老大娘。

我問他：「多少車錢？」打算把車費付給他。

「不要錢！我從車站就是白拉來的。」他看了看我說：「今天不光是不要錢，還保證送她上火車。請你放心吧同志！」

我說：「不是怕你不送，我是說你是指着拉車吃飯的，又下着這麼大雨，很不容易……。」

沒等我說完，他就打斷了我的話，說：「照你說，我每天拉車吃飯，吃飯拉車，就不能為軍屬服點務嗎？不錯，我是指着拉車吃飯的，可是這位老大娘也是指着她兒子吃飯的，為什麼她還把自己的兒子獻給革命呢？再說，解放軍戰士們在祖國的海岸，把守着祖國的大門，不怕風吹雨打日頭晒，日夜監視着敵人，不還是為了祖國的經濟建設和咱們的美好生活嗎。要是沒有他們，全國人民就沒有和平幸福的生活，我當然也不能平安地拉車。你想，我在雨地裡跑兩趟又算個啥呢？」他好像受了委屈，用很嚴肅的態度和

我爭辯(715)着。他高度的政治覺悟和愛國主義的思想，使我非常敬佩。我便鼓勵他說：

「你真稱得起工人階級一分子和愛護軍屬的模範。」

老大娘也感動地說：「這位工人同志太好了，我可怎樣感謝他呢？我活了六十多歲就沒見過這樣的新世道。」

雨還是嘩嘩地下着，又緊又大。三輪車工人攙着老大娘在半尺深的水裡向三輪車走去。他們上了車，我用手電照了照，三輪車後面寫着「二零三號」幾個白字。

我猛然想起忘了問他姓什麼，就趕緊問：「三輪車工人同志，你貴姓呀！」

「我姓張，是一隊三組的工人，常在車站……」下半句被大風颳跑了。

過了半個多月，我接到這位老大娘的一封信，信上說：「我已把這事寫信告訴了我兒子，叫他好好練兵，保衛咱們的和平生活和好光景，不讓帝國主義欺侮咱們，使祖國的經濟建設順利進行，社會主義早日實現。」

(原載「河北日報」)

## 「就因為是社裡的……」

閻 恭

一九五四年開春，各社正在用大車送糞的時候，肥鄉縣西南莊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二生產隊長閻釗(出么)向社長要新車鍵(4-巧)，當時社長正和會計在計劃工作，就讓閻釗自己到櫃(《X\》)子裡去拿，閻釗拿着新鍵子，歡歡喜喜地去收拾車，可是他一個人，抬不動大車輪，抬頭一看，社裡的保管員、青年團員閻民權在那裡，他就叫民權幫忙。民權走過來一看，舊鍵子還能使，就向閻釗說：「我看這舊的還能使，先別換新的吧！」閻釗不高興的說：「換兩根新的也不值幾個錢，這舊的不好使了。」閻民權說：「釗叔，我給你收拾收拾。」他說着就把新鍵子放在一邊，刮了刮舊鍵子上的泥，墊(勿1巧)上竹杵(女1)，把車輪上好。閻釗氣呼呼的瞪(勿么)了民權一眼，一句話沒說就走了。他心想：「怪不得人家說民權好管閒事，這鍵子又不

是你的，社長讓我使你就不讓。」從此，閻釗對閻民權有了成見。

播種的時候，社裡實行溫湯浸種，閻釗負責措花籽，他個子高，力氣大，花籽總是裝的滿滿的，有時在路上掉下幾個花籽，有一回讓閻民權看見了，民權正在担水，便把水桶放下，跑過去拾起花籽，一面拾一面說：

「釗叔，這些花籽，用脚一搓可就拾不起來了，你注意點吧。」閻釗一聽就有點發火，想跟民權吵，可是當時人很多，活又忙，把火壓了壓，沒說什麼。

第二天，全社開始播種了。正在要下地的時候，閻釗發現有一個口袋沒有口繩，他就從屋裡拿了一捆(弓|世)麻來當口繩，這事又讓民權看見了，民權說：「閻釗叔，您做什麼拿麻？」閻釗一看又是民權，臉色馬上變的黑沉沉的，說：「做啥！網布袋口唄！」閻民權說：「來，讓我網吧！」說着到屋裡拿出了一個布條，把布袋口網住了。這一回可把閻釗氣壞了，就像喝醉了酒一樣，從臉上紅到脖子根，額上的青筋(勺厶)蹦直跳，高

聲喊道：「民權，你怎麼光找我的碴(ㄉㄨㄣˊ)子碰？我拿兩根新鏈子你不讓拿，我掉兩顆花籽你就擲(ㄉㄨㄣˊ)囊(ㄋㄨㄥ)，我使一捏麻你又給我奪了，社長不管的寧，你就管的着啦！這東西都是你家的！你真是慳(ㄍㄨㄢ)的啞叭說了話！」民權一點也不着急，耐心的向他說：

「閻叔，話不能這麼說！要是我自己的，我也許不這樣了，就因為是社裡的，是大夥



林濤畫

的，我才想能節省點就節省點。」正說着，社長就拉着閻釗下了地。社長一邊走，一邊向閻釗說：「你想，他讓你

省着點，又沒拿到他家裡去，他這樣做還不是為了咱的社嗎！」閻釗本來想向社長訴訴苦，一聽社長也這樣說，心裡更不高興了，



剛到地頭上，他就裝肚痛回家去了。他在炕上，心裡反覆想着社長說的話，越想越覺得自己不對，一骨碌爬起來向地裡去了，他紅着臉向社長說：「是我不對，大夥批評我吧！」社長笑着說：「這不算啥，有錯知道改就好了。」這天晚上，社裡開了一個社員大會，社長在會上表揚了青年團員閻民權，從這以後，社員對社裡的財產更加愛護了。

(原載「河北青年」)

## 回 婆 家

草 菁 劉 其

天剛亮，秀蘭爹就起來到合作社去牽牲口套車啦。

通紅的太陽剛露出頭來，秀蘭爹就把車趕出了村，娘還跟在後邊囑咐着：「道上小心孩子，可別凍着。秀蘭可要記住問你婆婆好……」